尚書集注述疏

尙書集注述疏卷三十一

順德簡朝亮述

逸文

凡逸文不知篇名而有繫代者三十五條

夏書 逸文十七條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以守邦。戴丁代反

衆者民衆也。元后者元德之君也。戴如左傳戴皇天之戴。謂共戴而奉之也。易曰。大哉乾元。又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故曰。乾爲天。爲君。又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明萬國之衆。尊其君曰元后。戴之如皇天。皆共戴而奉之也。故召誥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

下。此以知民不當挾衆而自主矣。蓋衆非元后何戴焉。以如易能以衆正之以。謂左右而用之也。守邦者守其國而不可犯也。易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惟后之左右民。故其衆可左右而用之也。於是乎有以守邦。雖敵國必畏之矣。是守其國而不可犯也。故古之能用衆者。必信乎民。孟子所以言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也。若唐以睢陽之守而存也。論語言去兵去食而不去信者。則曰。民無信不立。明民不守邦也。故大學曰。失衆則失國。此以知君當畜衆而自彊矣。蓋后非衆無以守邦焉。財古通裁。長丁丈反挾音脅相去聲左右民之左音佐睢音綏

述曰。此周語所引夏書文也。韋注云。逸書也。引左傳者信

十五年文。曲禮云。父之讎弗與共戴天。蓋共戴者天也。春秋隱公四年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左傳云。書曰。衛人立晉。衆也。公羊傳云。立者不宜立也。穀梁傳與公羊傳義同。然則春秋雖以衆辭書之。此固不得爲元后之戴也。引乾義者易彖傳文言及說卦文。易師彖傳云。師衆也。又云。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僖二十六年左傳云。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蓋古之師皆民衆也。引財成者易泰象傳文。釋文云。財荀作裁。蓋古通也。釋詁云。左右導也。左讀爲佐。去聲。然與左讀上聲者通焉。蓋左者佐也。釋詁。導助義同。易師象傳云。君子以容民畜衆。詩節南山所謂以畜萬邦也。詳盤庚疏。韋注云。元善也。戴奉也。今不出之者。於文未洽也。唐守

睢陽者張巡也。見通鑑唐紀。論語之去兵。蓋兵器不足焉。

古之兵人。皆民也。奚去乎。互詳大誓疏。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董東上聲 壞扶怪反

休美也。威猶詩蠻荆來威之威畏也。董督也。用者用使其然也。鴻範曰百穀用成。又曰俊民用章。其爲文同也。以九歌爲勸者。詩教也。若臯陶謨稱工以納言時而颺之也。言戒之用使其休美焉。督之用使其威畏焉。勸之以九歌勿使其衰壞焉。蓋九歌啓樂也。楚辭曰。啓九辯與九歌兮。此以詩歌之樂。詠歎從容。勸人於隱微而不覺。其助乎戒董所不及者多矣。左傳引此而說之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

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其皆明其義而敎之者與。○謹

案天地之生人也。其性有五常。動而爲五聲。詩序曰。聲成

文謂之音。夫歌者人聲之成文而不可已者也。聖人於是

而作樂焉。其天地之中聲乎。故禮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

今之人聲猶古也。是古樂雖亡而不亡也。夫人聲而不成

文。其歌也。惟逸惟誕。惟野惟迂。惟浮惟弱。其歌能勸乎哉。

善爲歌者。鼓之舞之。其必爲人聲之成文而不可已者也。

則勸矣。從七容反

述曰。此文七年左傳所引夏書文也。蓋稱夏書曰而引之。

杜注云。逸書。是也。休。美。釋詁文。威。古通畏。鴻範云。威用六

極。史記錄鴻範威作畏。呂刑云。雖畏勿畏。雖休勿休。亦對

文也。引詩者。采芑文。鄭箋云。來服宣王之威。此於詩病添文也。來威者來畏也。臯陶謨云。否則威之。蓋自董之者言也。威之。則畏之矣。今言用畏。蓋自受其董之者言也。釋詁云。董。督正也。則董亦督也。杜注云。有休則戒之以勿休。有罪則督之以威刑。非也。大誓云。羣公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今經言休。不言勿休。如不添文。可曰戒之以休乎。且經言用休用威。不言以休以威。明不與以九歌一例也。大戴禮四代篇云。子曰。水。火。金。木。土。穀。此謂六府。廢一不可。進一不可。蓋夏書之義也。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無使黜嫚。謂之幅利。蓋以三事言之也。五聲詳堯典疏。引禮者。郊特牲文。易繫辭傳

云。鼓之舞之以盡神。今於樂歌見之矣。說文云。虞書曰，洪水浩浩。此其櫽栝堯典之文歟。說文云。虞書曰。旁逑僝功。又曰，怨匹曰逑。今攷釋詁云。偶匹也。偶與耦通。詩關雎云。君子好逑。亦作好仇。蓋古通也。桓二年左傳云。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凡左傳引書者皆明言之。今不明言，殆非引書也。說文自虞書而言又曰者。其或譌歟。抑經說而以其經目之歟。僝與孱通。

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

廣大也。運猶易日月運行之運。動也。天子所行。行乎天下。則大動焉。惟天子之德。然後大動者乃神也。故武功皆文德所行。其大動而乃武者。皆其大動而乃文也。不亦神乎。

此自武而言文者。其因兵事言之與。江漢之詩。言武功也。而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聞去聲述曰。此呂氏春秋諭大篇所引夏書文也。高誘注云。逸書也。廣大。詩六月毛傳義也。易繫辭傳云。廣大配天地。蓋廣則大矣。史記云。高祖曰。夫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此高祖爲天子。而言其所以有天下者也。況天子而德廣所及者乎。子房者。張良之字也。引運行者。易繫辭傳文。易疏云。運動而行。是也。詩江漢毛傳云。矢施也。

皋陶邁種德。邁莫敗反 種去聲

種德者。猶農之種而大之也。杜氏云。皋陶能勉種德。邁勉

也。謹案言種德者。其善言臯陶乎禮運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蓋皆以善其種也。此臯陶謨所以言禮言義而言謨明之哲也。易之无妄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傳曰。不耕穫。未富也。蓋稼者耕有所獲而得富也。今不於耕而妄期其穫焉故論語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又曰。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此臯陶謨所以言有德而言采采之事也。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蓋終以成其種也。此臯陶謨所以言九德而言有常之吉也。孟子稱孔子之言曰。惡莠。恐其亂苗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左傳稱周任之言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此臯陶

謨所以言命有德而不能不言討有罪也。嗚呼。臯陶之德茂矣。孟子曰。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湯誥曰。古禹臯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是禹之德也。不亦臯陶之德乎。臯陶明刑也。而勉種德焉。其明刑也。皆其明德也。詩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遂曰。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則臯陶之德何如哉。耨奴豆反无音無穫音獲菑側其反畬以諸反種之美之種上聲蕡音題稗蒲賣反夫仁之夫音扶惡莠惡鄉原之惡烏路反原去聲任平聲去上聲

述曰。此莊八年左傳所引夏書文也。杜注云。逸書也。說文云。勱勉力也。杜以邁通勱焉。釋言云。邁行也。蓋勉而行之也。杜氏之義。釋左傳所引文也。脩與修通。禮疏云。耨耘草。是也。謨明謂謀於明者也。講學之道也。引易者无妄六二

文釋地云。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何氏楷云。不方耕而望其穫。不方菑而望其畬。學者除妄心。而必有事焉。當如此矣。朱子云。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爲之也。朱子之義。以何氏之義參之。則叶乎易傳矣。易傳無言不菑畬者。以其義可推也。朱子云。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引見惡者。隱六年左傳文。引淑問者。詩泮水文。鄭箋云。淑善也。

昬墨賊殺。

左傳稱叔向之言曰。己惡而掠美爲昬。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昬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蓋己之惡則不美矣。而掠取美者。賂之也。國政於是乎昬亂焉。叔向言

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者。謂此也。杜氏曰。墨不潔之稱。是也。後世所謂贓汙也。堯典曰。怙終賊刑。言其不忌也。故叔向引此。以明在官者之三罪也。○謹案論語稱季康子問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夫孔子於康子。不告以康誥所謂用其義殺者。何哉。蓋康子。盜國也。大夫之可殺者也。經所謂昏墨賊殺者。其例可知也。以可殺之人而告之以殺人。此大亂之道也。後世治枉灋贓之重者。與之者死。則昏也。受之者死。則墨也。其治擅殺者死。則賊也。此康誥所謂寡厥君時乃引惡也。故曰。乃其速由茲義率殺。謂其在官者也。嗚呼。此而不殺。何以治民之無道者哉。掠乃灼反贓音臧汙音烏

述曰、此昭十四年左傳所引夏書文也。杜注云。逸書。是也。蓋叔向引之者。以言三罪焉。雍子買直。鮒也。叔魚鬻獄。墨也。刑侯專殺、賊也。皆在官者也。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念者念人也。臯陶謨云。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蓋念人也。茲此也。在者己所在也。大學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所在卽所藏也。釋舍也。猶詩稱舍旃也。名言者名之而言也。若論語稱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允信也。言凡念人於此者。則己在於此焉。若念其舍於此者。則己在舍於此焉。蓋謂言行之改過也。大學所謂無諸己而后非諸人也。若念其名言於此者。則己在名言於此焉。蓋謂

正言也。若念其信出於此者。則己在信出於此焉。蓋謂實行也。大學所謂有諸己而后求諸人也。其念若此。乃惟帝之念事矣。功。事也。故左傳引此而說之曰。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又曰順事恕施也。由己可矣。后與後通。舍上聲。旃諸延反。行去聲。

述曰。此襄二十一年左傳所引夏書文也。杜注云。逸書也。左傳稱臧武仲云。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蓋武仲釋夏書之辭。襄二十三年左傳稱仲尼云。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哀六年左傳稱孔子云。夏書曰。允出茲在茲。由己可矣。蓋皆與武仲所釋首義同。茲。此。釋詁文。杜注云。釋。除也。晉語韋注云。釋。舍也。舍猶除也。今訓

舍者於文尤洽也。引詩者柔苓文。朱子云。旃之也。姑舍置之。其義也。

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蹈音導毳昌芮反橋音喬

抑。治也。孟子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其言八年者自用功之日言也。今言十三年者。自成功之日言也。禹貢於兗州曰。作十有三載乃同。則禹告成功。當在其時矣。毳與橇通。其形如箕者。橋以木爲之。管子曰。禹身決瀆斬高橋下。是也。車舟毳橋。皋陶謨所謂四載也。蹈踐之也。卽就之也。皆以載其行也。蓋禹治水之勤勞至此。彼受君命以從事。而宿其家。不溢其行者。能有濟乎。溢音專

述曰。此史記河渠書所引夏書文也。孟子趙注云。抑治也。引管子者。形勢篇文。史記集解引徐廣云。橋近遙反。四載詳臯陶謨疏。說文云。蹈踐也。詩板鄭箋云。卽就也。曲禮云。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此詩崧高所以言式遄其行也。鄭箋云。遄速也。

地平天成。

自地而言天者。蓋以禹平水土而言。左傳引此而說之曰。稱也。蓋地不平則天不成。無以稱之矣。鴻範所以言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也。左傳言堯之舉八愷者曰使主后土。地平天成。以平爲成也。稱去聲

述曰。此僖二十四年左傳所引夏書文也。杜注云。逸書也。

又云地平其化天成其施杜於平成者對言之則經何不曰天成地平乎引八愷者文十八年左傳文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關賈氏謂通也和猶平也漢志曰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財用輕重之灋也石與鈞皆通而平之互文也論語言謹權量者則曰四方之政行焉以其通而平之也有者不患其無之謂也蓋財用輕重之灋彼此無不通亦無不平天下不敢以財用爲奸於是乎天王之府則不患其無而有矣故單穆公引此以明錢幣之權輕重也賈古雅反奸與姦同單音善

述曰此周語所引夏書文也蓋單穆公稱夏書曰而引之

韋注云。逸書也。賈氏者。逵也。後漢書有傳。今所引者。文選魏都賦注所采其國語注義也。凡物之相關者。皆相通也。賈釋關爲通。蓋必鈞猶石例焉。如賈釋鈞爲平。其於關義。若綴旒然。必無之也。詩伐木云。終和且平。蓋和者必平矣。昭二十年左傳所謂平之以和也。夫和者其相關而相和者乎。釋詁云。關關音聲和也。其義可推也。韋氏云。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鈞。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繇今攷之。周官司關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蓋國非凶札者。關征未嘗無也。此周官之灋。不可以言夏書矣。孟子云。昔者文王之治岐也。關市譏而不征。又云。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其非古無關

征邪。文王在殷時。不猶然邪。以文二年左傳言之。孔子譏臧文仲云。其不仁者三。而曰。廢六關。其一焉。杜注云。六關以禁絕末遊。而廢之。杜說非也。公羊何注云。廢置也。此反訓也。置六關。所以爲不仁也。王肅僞家語。亦曰。置六關。用反訓也。昭二十年左傳美齊侯之毀關焉。若夫釋關爲衡。此繇石義而爲之說爾。無徵文也。月令云。鈞衡石。豈言關石乎。

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

古有卜筮之官。故曰官占。唯與惟通。蔽杜氏謂斷也。志者心之所之也。昆杜氏謂後也。命者以所卜事告龜也。周官曰。大卜命龜。元龜大龜也。稱龜卜。則著筮可知矣。言唯能

先斷人心之志。乃後命于大龜焉。○謹案鴻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蓋卜筮之先。所謀者皆人心也。雖民之志。亦能蔽之矣。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非先盡其人謀之能邪。昔我　聖祖之征準夷也。以其爲寇。非用兵無以威服焉。命大學士李光地筮之。遇復之頤。其繇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光地變色。　聖祖笑曰。逆虜迷復。我征之必克矣。旣而如所占。則唯能蔽志故也。斷丁亂反大卜之大音太與音預頤音怡繇直祐反眚所景反虜音魯

述曰。此哀十八年左傳所引夏書文也。杜注云。逸書也。周

官有大卜及簭人。蓋古之官也。簭與筮通。蔽斷。周官大宰注義也。說文云。志者心之所之也。昆後。釋言文。杜氏之義釋左傳所引文也。引鬼謀者易繫辭傳文。蓋傳言天地之數者。則云。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而又云。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則統鬼言之也。今稱鬼謀。則統神言之也。朱子云。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朱子斯以易言中庸者歟。卦象之辭曰繇。韋氏云。繇。由也。言吉凶所由生也。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在復之頤曰。迷復凶。蓋復上六也。象傳云。迷復之凶。反君道也。頤上九云。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傳云。由頤厲吉。大有慶也。古之占者。其一爻變。亦占之卦焉。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帥音率。行古音杭

堯自陶而居唐。號陶唐氏。韋氏謂猶湯稱殷商也。帥古通率。循也。故孔子引此而說之曰。率常可矣。天常天之五常也。冀方者冀州之方也。言所都以統四方也。堯都平陽。桀都安邑。皆在冀州。今因桀而溯堯焉。言陶唐不言有虞者。舜承乎堯也。行讀如詩寘彼周行之行。古音也。此經文之有韻者也。凡爲政者。理之爲紀。張之爲綱。皆天常之所行也。詩曰。四方之綱。又曰。之綱之紀。今失其天常之所行。則亂之矣。滅亡者杜氏謂夏桀也。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是也。○謹案楚昭王知死而弗禜祭焉。且不立其子而讓羣

臣聞既死而羣臣卒立其子。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夫孔子所謂大道者非佗也。天常也故孔子言昭王而引此焉。然則大道豈迂乎。繇是言之司馬侯以晉侯之有恃也。則曰。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皆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何司馬侯之善言大道邪。先王德音。有不繇天常之大道邪。自後世言之。冀之北土。若逐金元者。與國則有之矣。而其究皆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然則大道豈迂乎。榮音詠大室之大音太遼音寮

述曰。此哀六年左傳所引夏書文也。其孔子引之者乎。杜

注云。逸書。是也。韋義見書疏。蓋僞五子之歌疏引焉。漢志。濟陰郡定陶縣。濟與泲通。說文云。陶。再成邱也。在泲陰。又云。陶邱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定陶。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也。鄭詩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也。平陽。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也。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陽。縣今攷之。言平陽者是也。舜因堯都。故經以陶唐統之也。漢志。河東郡蒲反縣。不言舜都焉。反與坂通。桀都安邑。今山西解州安邑縣也。詳湯誓疏。引詩者。假樂文。詩疏云。綱紀者。以結網喻爲政也。朱子云。張之爲綱。理之爲紀。此以諧聲得義焉。杜氏之義。

釋左傳所引文也。杜氏云。縈禳祭。是也。引司馬侯者昭四年左傳文。四嶽四方之嶽也。詳堯典篇。三塗陽城皆山名也。三塗今在河南河南府嵩縣西南。陽城今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東北。大室外方也。中南終南也。此與荊山皆詳禹貢篇。脩與修通。杜氏云。亨通也。杜据易義言之也。遼金元三史。其興國者詳焉。皆古冀方也。北方之國也。南方無馬異乎北方。魏太武譏劉宋為無足之國矣。迨趙宋時。岳飛之背嵬軍。所將者惟五百人爾。以麻札刀入陣。不破金之十萬拐子馬乎。劉錡將萬人。所恃者惟長斧爾。如牆而進。不亦破之乎。苟宋之紀綱不亂也。雖冀方馬彊。亦何患焉。

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遒音酋。鐸待洛反。徇音旬。

遒聚也。振木鐸而行。則聚衆聽焉。故曰遒人。徇徧也。杜氏曰。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于路求歌謠之言。是也。此漢志所謂行人采詩者也。堯典曰。詩言志。歌永言。皋陶謨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則采詩在夏之先矣。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又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蓋周制。采詩則達乎國史也。其必監於夏之遒人者與。故左傳引此。以明瞽爲詩也。師衆也。官師者。百官之衆也。規。正也。周髀曰。圓出於方。方出於矩。故曰環矩以爲圓。蓋規圓出於矩方也。於是乎正物

矣。詩序曰。沔水。規宣王也。相規者。相與規正其君。若無逸所謂胥教誨也。故左傳引此。以明大夫規誨也。工。百工也。若立政所謂藝人也。國語曰。魯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蓋工執藝事以諫也。故左傳引此。以明百工獻藝也。○謹案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況其爭之多乎。夫諫者爭也。以公義爭其不義也。天子君天下。諸侯君其國。古之明君。皆兢兢乎不敢自專也。而願聞其過。是故諫無常職。人人可以盡言於吾君。遒人所采。百官所正。皆諫也。徧乎百工。則衆矣。詩曰。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又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國

語曰。庶人傳語。又曰。風聽臚言于市。皆衆諫之義也。然而古之士民。其氣不囂者。何也。非挾衆故也。以義之正者爲公。非以言之衆者爲公也。夫諫者何爲而知義之正乎。古之學校。六經之術明也。諑音遙刺七賜反譎古穴反音玦以風之風去聲監去聲沔音湎楹音盈摘音角爭去聲芻音初蕘音饒臚音盧囂音枵

述曰。此襄十四年左傳所引夏書文也。蓋師曠引此而說之云。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師曠亦以夏書規晉侯也。杜注云。逸書也。詩長發毛傳云。遒聚也。則遒人可推矣。周官有大行人。小行人。而無遒人之官。蓋與夏不同也。今以其徇于路。則謂之行人爾。漢書食貨志云。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

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蓋顏注亦以道人明之也。周官小宰云。徇以木鐸。注云。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徇。徧。釋詁文。詩江漢毛傳云。旬。徧也。故徇從旬也。杜氏之義。釋左傳所引文也。引詩序者。關雎序文。其上文云。聲成文謂之音。詩主文者也。蓋譎託文辭而諫焉。論語云。周監於二代。則夏制亦因之。爲損益也。周官。瞽矇爲大師之屬。蓋歌所采詩。則瞽爲之也。師。衆。釋詁文。詩沔水鄭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也。周語云。近臣盡規。今言官師。豈惟近臣乎。杜注云。官師大夫。自相規正。非也。上下經文當以正君言也。正君。則自正可知也。引匠師者。魯語文。釋詁云。替。廢也。引詩者。烝民及板文。鄭箋云。衮職者不敢斥

王之言也。毛傳云。善補過也。又云。芻蕘。薪采者。是也。引傳語者周語文。引臚言者晉語文。韋注云。臚。傳也。今攷釋言云。臚。敘也。蓋敘其言而傳之也。說文云。囂。聲也。蓋氣之不靜而發於聲者焉。挾衆。互詳盤庚篇。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三失者。三失乎人也。韋氏曰。明著也。不見未形也。是也。言己之於人。每易失焉。故一人竟有三失之者。人之怨己。豈在其著乎。雖在未形。今於是圖謀之矣。此言省察之宜先也。易以智反。省悉井反。

述曰。此晉語所引夏書文也。其下二句。成十六年左傳引而說之云。將慎其細也。韋氏之義。釋晉語所引文也。不言

一人自爲三失。而必言三失乎人者。以怨亦自人而言也。晉語言知伯國引此而諫知襄子者。以其戲韓康子故也。是自三失乎人者言之也。韋氏云。三失。三失人也。今不出之者。於文未洽也。中庸云。著則明。蓋明者著也。史記趙世家云。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不見者亦見之矣。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此愼疑獄之道也。蓋言之而惻然矣。與其者。設爲相及之辭。寧者。自願之辭。其爲文。論語有同焉。經者常刑之正也。惻音測

述曰。此襄二十六年左傳所引夏書文也。杜注云。逸書也。說文云。寧。願辭也。

成允成功。

杜氏曰。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是也。蓋以五行言之。萬物之成功繇乎土。土者。信也。故以五常言之。萬事之成功繇乎信。論語曰。信以成之。其謂是與。

述曰。此襄五年左傳所引夏書文也。杜注云。逸書也。允信。釋詁文。杜氏之義。釋左傳所引文也。五常詳皋陶謨五典疏。

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嗇音穡

辰者。日月之會也。說詳堯典。杜氏曰。集安。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是也。左傳言日食者。引此而說之曰。當夏四月。謂之孟夏。瞽。樂工也。奏。進也。謂進爲之也。詩曰。矇瞍奏

公奏鼓者所以警也左傳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蓋引此而說之也嗇夫殆司告命之官也覲禮曰嗇夫承命告于天子今其馳告日食與庶人殆若孟子言庶人在官者也故與瞽及嗇夫同事與馳者車行之疾走者徒行之疾皆斂事也杜氏曰爲救日食備也○謹案堯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此聖人明乎天之常度而成之也蓋日月一歲而十二會方會而終謂之晦既會而始謂之朔朔以後晦以前分十五日日月相對謂之望其望也日在地圜之下月在天上受日之光於是乎月盈矣或蔽於地焉則月失日之光而月食此春秋所不書也天上之辰晦朔之交日月之會東西度同南北

道同則月掩日之光而日食。春秋書曰。日有食之。其不言食之者。不與陰之侵陽也。日陽也。月陰也。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言非常之異也。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蓋日食者。雖天之常度乎。惟陽也。而陰侵之。則非常之異矣。故聖人謹焉。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而况乎日食哉。日陽也。君之象也。月陰也。臣之象也。春秋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其不言敗之者。猶其書日食不言食之者也。春秋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不言召之者。書曰。衛侯出奔齊。不言出之者。皆書日食之義也。故日食者。數也。謹日食者。理也。以理馭數者。天也。後世之史。其有所書。或以日食而詔求直言。猶古義也。言數者。乃不求數之

理焉。而笑脩省爲迂。乃曰此未明乎天之常度也。何舉國之皇皇若斯也。嗚呼。其奚不思經術之用哉。矇音蒙瞍音叟洊音薦省悉井反馭音御

述曰。此昭十七年左傳所引夏書文也。杜注云。逸書也。凡鳥集則安。詩鴻雁序所以言安集也。房者人所宿之舍也。今以言天象焉。江氏云。二十八宿有房星。月令云。季秋之月。日在房。是也。杜不以房爲星者。夏小正云。八月。辰則伏。辰謂房星也。蓋夏正建酉之月。日次于房。而房伏矣。此据左傳說之者。爲夏正四月焉。則建巳之月。日不在房宿也。江氏之辯是也。周官有瞽矇之職。禮謂之樂工。而夏制可明矣。說文云。奏進也。詩六月毛傳云。奏爲也。蓋進爲之也。

矇瞍奏公。詩靈臺文。毛傳云。公事也。明進爲其事也。周官膳夫注云。殺牲盛饌曰舉。今不舉者。變常也。覲禮注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春秋傳曰嗇夫馳。卽此經也。鄭以周官所存。無嗇夫焉。而周官司空職亡。則疑其屬之爾。且夏制非必同也。漢制。有上林嗇夫。有鄉嗇夫。豈其因於古歟。周官大司馬云。車馳徒走。言疾行也。杜氏之義釋左傳所引文也。張衡靈憲云。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蓋於月望則有焉。春秋。隱公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傳以記異而言經也。此通乎春秋之微者矣。穀梁傳云。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蓋謂食之者不可知。聖人知其不可知。遂作不可知之辭。則智也。此

未通乎春秋之微者矣。春秋非以爲不可知也。引詩者十月之交文。引易者震象傳文。易疏云。洊者重也。脩與修通。引敗績者成元年春秋文。引王狩者僖二十八年春秋文。引奔齊者襄十四年春秋文。

有窮后羿。

杜氏曰。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是也。窮曰有窮者。猶臯陶謨有邦之稱也。論語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蓋羿篡夏矣。羿之臣寒浞殺之。浞因羿室。生澆。奡者澆也。聲轉而文異爾。少康復夏。則滅澆焉。故左傳言有窮后羿而及澆也。奡音傲盪音蕩篡初患反浞在角反澆音囂

述曰。此襄四年左傳所引夏訓文也。杜注云。夏訓夏書。今

攷商書之篇。曰伊訓。曰高宗之訓。其例也。今不知爲夏書何篇之訓焉。左傳疏云。窮以有配之。猶言有夏有周。非也。夫羿非篡者乎。擬之夏周。可乎。杜氏之義。釋左傳所引文也。左傳所引者。蓋魏絳與晉侯言和戎而及之也。魏絳云。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

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此左傳言有窮之亡也。而少康之興則哀元年左傳詳焉。蓋伍員與吳子言越行成而及之也。伍員云。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

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繇是言之。此可以補書之亡者矣。惜夫書序不言之。史遷猶不以左傳所言者錄之也。史記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讀之若無事然者。不亦疏乎。杜注云。鉏。羿本國。寒。國。夷氏。悛。改也。燼遺民。后杼。少康子。惎。毒也。諜。候也。司馬灋云。方十里爲成。周官司馬序云。五百人爲旅。是也。嗚呼。少康以十里之地。而用五百人。卒以中興。其書雖亡。猶可以逸事推焉。後世聞其風者。宜有慨矣。左傳釋文云。鉏。仕居反。鬷。苦門反。尨莫邦反。相。息亮反。悛。七全反。鬲音革。豷。許器反。斟。之林反。

懽古亂反。過古禾反。燼才忍反。少詩照反。杼直呂反。塵音夒。恢苦回反。緡亡巾反。娠音震。惎音忌。妻七計反。女音汝。是也。亯古通烹。壽古通郭。虞羿之虞。樂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今夏時有羿。蓋以善射而號之曰羿焉。論語孔注云。奡多力。能陸地行舟。非也。兵瀀左右衝殺者謂之盪。顧氏炎武以爲盪舟者戰也。楚辭云。覆舟斟鄩。何道取之。謂此也。是其然矣。若夫竹書紀年者。言澆大戰。覆舟滅之。則襲楚辭而爲之說爾。

商書 逸文四條

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長丁丈反 謀古音媒

廟貌也。廟稱五世者。大祖之廟與高曾祖禰四親之廟也。

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蓋五
世也。周制有文武二祧。則七廟矣。而商制五廟焉。觀示也。
易曰。大觀在上。怪異也。此與語怪者不同。楚辭天問之說
曰。屈原見楚先王之廟畫天地山川神靈奇詭之狀。因書
壁而問之。若此者。蓋其廟觀示其怪也。廟有常怪之觀。若
淮南子言明堂著堯舜桀紂矣。今不言觀常而言觀怪者。
以起下文生謀非常故也。萬夫之長。謂爲將者。牧誓曰。千
夫長。百夫長。則其將非萬夫之長乎。生謀者。生新其謀。謂
奇謀也。故承上文觀怪而言。易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
剛。萬夫之望。此謀所緜生也。蓋合五世以廟貌焉。是聚異
象之大者也。則可以觀怪矣。今合萬夫以長衆焉。是聚奇

謀之大者也。則可以生謀矣。故呂氏春秋引此以明諭大之謀也。此如詩之興體也。鴻範皇極之敷言。商箕子亦爲詩言之也。謀讀若媒。毛詩皆然。古音也。四聲古皆可通。此經文之有韻者也。○謹案虞書則服有繪繡之觀象焉。商書則廟有畫壁之觀怪焉。古人灋戒觸目皆然也。大祖之大音太曾音增禰乃禮反祧音挑詭古委反與去聲

述曰。此呂氏春秋諭大篇所引商書文也。高誘注云。逸書。是也。廟貌。詳顧命疏。引記者禮喪服小記文。七廟之辨。今於僞古文咸有一德。詳焉。高誘注云。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怪異也。長大也。太故可以生奇謀也。此其釋怪者非也。怪魅或無形。將何以觀之邪。江

氏云。若春秋傳曰。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是之謂怪乎。如其說。是聞怪而非觀怪也。且先王之廟。而以怪魅言之。非體也。今攷論大篇云。山大。則有虎豹熊蝯蛆。水大則有蛟龍黿鼉鱣鮪。遂引此商書焉。則怪者廟中畫壁之象也。宣三年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此鑄鼎之象也。而畫壁之象。其爲得失所繫乎。淮南子云。文王周觀得失。皆著於明堂。故明堂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蓋堯舜常也。桀紂。怪也。皆所以觀也。觀示。釋言文。引在上者易觀彖傳文。其下文云。中正以觀天下。遂云。下觀而化也。蓋觀示於人。

則人觀之矣。其義相因也。古不以四聲異也。此必言觀怪自其廟示之者。以言生謀自其長生之也。與體當一例焉。引楚辭說者王逸楚辭天問注義也。引君子者易繫辭傳文。蓋傳又云。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此易象也。故生則大而新矣。韓子云。易奇而正。信哉。信二十八年左傳云。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與體也。亦古音也。諭大篇所言者。螇讀若奚。鹽鐵論云。獨不見季夏之螇乎。音聲入耳。秋風而聲亡。是也。蛆讀若苴。爾雅釋蟲云。蒺蔾蝍蛆。關尹子云。蝍蛆食蛇。是也。

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隹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隹天下

之合。下士之葆。比毗志反。隹與惟同。葆與保同。

於時言方者。蓋方正其時也。貞正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明萬物之各正也。故蟲曰貞蟲。互文也。亦可言貞獸百蟲也。易所以言物與无妄也。允信也。及者若易言信及豚魚也。今於飛鳥言信及者。是百鳥以貞矣。其信及走獸昆蟲可知也。亦互文也。莫無也。比相次也。方者正也。易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蓋正則方矣。矧況也。隹古通惟。蓋文之假借也。言矧惟者。周書康誥有同焉。胡何也。寧安也。葆古通保。蓋商書歎言古者有夏之時。方其末有禍也。百走獸昆蟲之貞。以與飛鳥。皆信及之。無不相次以正焉。況惟人面。其信及者何敢異心乎。故山川鬼

神其信及者亦無敢不安也是共信也所謂共允也有夏以能共信者合天下保下土其時則未有禍矣非能共信無以合天下非合天下無以保下土蓋保下土者保天下也今我商若能共信乎則惟天下之合下土之保言保合大和如有夏之時也夏書曰成允成功今於共信者見之矣此中庸所以言至誠盡人物之性而與天地參也大音太

述曰此墨子明鬼篇所引商書文也詩簡兮云日之方中謂方正其時也易師彖傳云貞正也引各正者易乾彖傳文引物與者易无妄彖傳文引信及者易中孚彖傳文禮郊特牲云昆蟲毋作鄭注無釋昆焉文選注云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是也莫無詩谷風鄭箋義也說文云

比相次比也。引方義者易坤文言文。古鐘鼎款識惟作隹。
蓋古通也。墨子本或作𢘅在。或作允任。皆形近而譌爾。於
文未洽也。論語云。信則人任焉。以言乎人心。是矣。以言乎
山川鬼神。豈任之謂邪。則何以總上文也。或曰。共古通恭。
論語云。恭則不侮。亦先信而言也。皆所以行於天下也。繇
今攷之。上文言允及者。言誠信所及也。蓋恭敬在其中矣。
此與論語分言恭信者同而不同。苟於此而分言之。則上
文何以不言恭乎。胡。何。詩日月毛傳義也。葆義詳大誓逸
文。

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

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此周濟也。蓋自

殷商而已然矣。孟子所以言殷受夏周受殷於今爲烈也。

三千者。錄三百而益之。時不同也。

述曰。此呂氏春秋孝行篇所引商書文也。高誘注云。商湯所制灋也。

以相陵懱。懱音蔑

許氏曰。懱。輕易也。或曰。此殆言懱人者以相陵而懱之與。易以智反

述曰。此說文所引商書文也。許氏者慎也。後漢書有傳。今所引者。其說文義也。

周書 逸文十四條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詩序曰。皇天親有德。此之謂也。康誥曰。天威棐忱。蓋忱者。德之誠也。棐者。輔其德也。非德不輔。則無親矣。此皇天之威也。可不畏乎。是皆於此通焉。

述曰。此僖五年左傳所引周書文也。杜注云。逸書。是也。引詩序者。洞酌序文。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曲禮稱黍曰薌合。稷曰明粢。此祭禮之稱也。馨蓋香之遠聞者。酒誥言殷紂曰。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呂刑言有苗曰。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謂其不以明德薦也。薌音鄉粢音咨

述曰。此僖五年左傳所引周書文也。蓋承上文周書稱又曰而引之。薌與香通。說文云。馨香之遠聞者。今從其義焉。

民不易物。惟德繄物。繄音伊

民。人也。繄。猶是也。蓋人不易其祭物。而惟德是物焉。服氏曰。黍稷牲玉不易無德薦之則不饗。有德則饗。言物爲有德用也。

述曰。此僖五年左傳所引周書文也。蓋承上文周書稱又曰而引之。服氏云。繄。發聲也。此於文未洽也。杜於隱元年注云。繄語助。猶服說也。詩雄雉云。自詒伊戚。鄭箋云。伊當作繄。繄猶是也。左傳釋文云。繄是也。服氏者虔也。後漢書有傳今所引者詩泂酌疏所采其左傳注義也。杜注於此襲服義云爾。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

則財匱少。匱求位反

空而不有曰乏。之事者百工所備之事也。若孟子言通功易事也。三寶者所以通有無也。史記曰。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蓋錢布諸用皆準乎三品之金以爲寶也而周之三寶可推矣。斷而不續曰絕。虞者山澤之虞也。財者貨財也。竭而不生曰匱。微而不多曰少。蓋足民之食。其原出於農。備身之事。其原出於工。行幣之寶。其原出於商。取地之財。其原出於虞。故史記引此而說之曰。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言其原出於此也。今不出焉。則失其原而不利矣。○謹案周官曰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

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今周書約九職而統言之。其言農也。而三農與園圃臣妾統焉。其言工也。而百工與嬪婦閒民統焉。其言商也。而商與賈統焉。其言虞也。而虞衡與藪牧統焉。故農者民生之本也。工非淫巧之工。商非能斷之商。工商皆濟乎農而資乎虞也。虞者農工商所係賴也。此與九職之序不同而同。皆中夏之利也。皆中夏民之所利也。以此利民。皆不失任。其利無遺矣。豈待他求哉。論語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柰之何奪而失任。使其利原之不出也。奪去聲大音太飭古育字藪音叟嬪毗人反枲胥里

反音葸闓音
闒龍音聾

述曰。此史記貨殖列傳所引周書文也。孟子云。空乏其身。蓋乏者。空而不有也。禮月令云。振乏絕。禮疏引蔡氏云。暫無曰乏。不續曰絕。其釋絕是也。若乏者。豈必暫無乎。孟子云。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言百工之事也。引三品者。見史記平準書。周官云。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蓋泉者。古之錢也。此以錢瀍行之也。漢書食貨志云。太公為周立九府圜灋。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蓋皆有所準也。周官云。外府掌邦布之入出。鄭注云。布。泉也。布讀為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

不偏也。史記索隱云。刀者錢也。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
於人也。易損六五云。十朋之龜。震六二云。億喪貝。皆言其
寶也。故爾雅釋魚。而及龜貝焉。詩菁菁者莪云。錫我百朋。
鄭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爲朋。此漢志所以言元龜之直十
朋也。蓋亦皆有所準也。史記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
引周書而申之也。明其爲山澤之虞也。辟與闢通。宣十二
年左傳云。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蓋匱者竭而不生也。詩既
醉毛傳云。匱竭也。說文云。少不多也。周書言四者。不惟衣
食焉。今言衣食者。舉要言之也。三農詳呂刑疏。九穀嬪義
詳堯典疏。八材詳鴻範食貨疏。臣妾詳費誓疏。周官大宰
鄭注云。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澤無水曰藪。牧牧田。在遠

郊。皆畜牧之地。行曰商。處曰賈。阜。盛也。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釋文云。毓。古育字。是也。周官有山虞。澤虞。有林衡。川衡。今言山澤之材。不言林川者。賈疏以爲互舉。是也。亦以山可統林。澤可統川也。賈疏云。飭。勤也。釋言云。賄。財也。說文云。枲。麻也。詩豳風云。九月築場圃。毛傳云。春夏爲圃。秋冬爲場。鄭箋云。場圃同地耳。孔疏云。農夫築場於圃。以治穀也。釋天云。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皆言其荒也。疏。與蔬通。詩豳風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云。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毛傳云。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鄭箋云。乾荼之菜。惡木之薪。繇是推之。若臣妾也。其疏材也。亦農功也。漢書食貨志云。冬。民

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蓋禮所謂婦功也。詩載芟云。侯彊侯以。鄭箋云。彊有餘力者。以謂閒民朱子云。能左右之曰以。所謂轉移執事者。繇是言之。蓋傭工也。酒誥云。肇牽車牛。遠服賈。其商而以賈言之者邪。堯典云。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此命虞也。蓋考牧在其中矣。易屯六三云。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而傳明之云。以從禽也。禮月令云。百工咸理。遂云。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此國工之道也。孟子云。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此市商之戒也。朱子云。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罔

謂罔羅取之也。然則非淫巧。非龍斷者何如也。夏書言藝事之諫。酒誥言服賈之孝。善夫。閔二年左傳云衛文公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此當齊桓公定中夏時也衛之政皆自中夏言之也。農及工、商。求材用也。故同務焉。詩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又於其終云。騋牝三千。非亦衛文公之務材者乎。則虞之職。可推也。

允哉。允哉。

允信也。重言允哉者。丁寧之辭也。夏書曰。成允成功。商書曰。允及飛鳥。是皆於此通焉。故呂氏春秋引此而說之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非信則百事不滿也。重平聲

述曰。此呂氏春秋貴信篇所引周書文也。高誘注云。逸書

也。

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

左傳稱周書數文王之德而引此焉。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蓋以武功統於文德之中也。其斯爲有德之力乎。大國有力者也。言畏其力則懷其德可知矣。小國無力者也。言懷其德則畏其力可知矣。故左傳說之曰。言畏而愛之也。蓋懷之者愛之也。數上聲

述曰。此襄三十一年左傳所引周書文也。引詩者文王有聲文

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

荀子言習事之時而引此焉。逮及也。先時者不待習事之

時而先之。不逮時者不及習事之時而後之。此非若費誓軍興時之事也。而必殺之無赦者。先王嚴乎有司不奉命而分時習事者也。論語曰。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然則先王之制。其申命先有司矣。今聞天子之命而敢不奉也。其先時者。必其有利於先之而奸其事者焉。是殃民也。其不逮時者。必其有忍於後之而癈其事者焉。是殃民也。有殃民之罪者。殺之無赦。此嚴乎有司也。康誥所謂率殺之義也。天下有司。知不奉天子之命。而至於先後殃民。則無所逃罪。敢不戒乎。繇是而天下安矣。且無殺矣。茍其不察。疑若過焉。躍躍乎其先時也。訿訿乎其不逮時也。何其殃民而不殺邪。癈音廢。躍音藥。訿音紫。

述曰。此荀子君道篇所引書文也。盖稱書曰而引之。韓詩外傳所引者。殺作死。逮作及。稱周制曰而引之。則此爲周書焉。荀子引此而說之云。人習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韓詩外傳說略同。探讀若貪。釋言云。探。試也。蓋分時習事。則民不試爲之也。逮及。釋言文。詩巧言云。躍躍毚兔。毛傳云。毚兔狡兔也。釋訓云。躍躍迅也。詩召旻云。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毛傳云。皋皋頑不知道也。訿訿𥦗不供事也。說文云。𥦗。惰也。蓋草木皆自樹立。惟瓜𥦗在穴中。臥而不起。若惰者然也。

粤三日丁亥。粤音曰

此古史書日之灋也。許氏曰。粤于也。或曰。粤古通越。踰也。召誥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言所踰也。古史多不日者。與春秋書灋不同。其不可不日者。則書日焉。

逑曰。此說文所引周書文也。粤于。釋詁文。越踰。詳召誥疏。大誥云。有大艱于西土。又云。越茲蠢。說文云。周書曰。我有𢿢于西。此其檃栝大誥之文歟。𢿢古文蠢。

宮中之宂食。宂而隴反

宂。許氏謂散也。宂食者散職宮人之食也。周官曰。槀人掌共外內朝宂食者之食。周官說以散吏稱矣。今宮中無吏。蓋散職宮人也。而食及焉。則其宮政之肅可知矣。雖在宮人。安有以不給食故而乞賂於公卿大夫士者乎。散上聲槀與槁

同共音供朝直遙反賂音路

述曰。此說文所引周書文也。引周官說者。周官槀人賈疏義也。

民。善之則畜也。不善之。則讎也。畜許又反

此周書之言。高氏謂周公所作也。蓋周公言民以告戒其君也。善之者。孔子所謂以道導之也。畜。高氏謂好也。蓋以諧聲訓焉。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自臣言之。今言民之好君也。盤庚曰。汝共作我畜民。不善之者。孔子所謂不以道導之也。讎。敵也。商書之言紂曰。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惟君之讎民也。於是乎有民之讎君。大學告有國者曰。辟。則為天下僇矣。蓋敵而後僇之也。周公以民之讎君而告戒

其君。猶孟子以臣之讎君而告戒其君。皆忠君而止亂也。如非告戒其君。而與民言之。則導亂矣。可乎哉。彼導亂者欲託於此焉。適以自賊也。好去聲辟音僻

述曰。此呂氏春秋適威篇所引周書文也。高氏云。周書周公所作。蓋高氏猶及見乎逸書也。高氏者。誘也。後漢涿郡人。而史失錄焉。呂氏春秋。戰國策。淮南子。高氏皆注之。今皆傳之也。禮祭統云。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繇是推之。臣之好君。畜之順也。民之好君。亦畜之順也。互詳盤庚疏。讎。敵。釋詁文。說苑云。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其斯為周書之義乎。又說苑言尹逸對成王者。與呂

氏所引文略同。將取之周書者邪。若夫周書芮良夫篇。則世所稱逸周書之篇也。非呂氏所引之周書也。芮良夫云。德則民戴。否則民讎。蓋義同而文不同。亦告戒其君焉。讎與仇通。賈誼新書云。自古至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此賈誼所以爲過秦論也。禮檀弓云。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此孟子告齊宣王者。所以明臣視君如寇讎也。孟子受學乎子思。豈不信邪。

以左道事君者誅。

左者不便也。人右則便。左則不便。凡天下異端、與聖人大道相左者。皆不便也。故曰左道焉。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此而以之事君。必亂政矣。其誅殺之也。宜哉。孝經言五刑之罪。而舉其大者曰。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夫左道者。非聖人而至於無上無親者也。罪莫大焉。孟子閑先聖之道。而辯楊墨。懼其禽獸相食也。猶口誅之。況奉王章乎。惡平聲

述曰。此漢書王商傳所引周書文也。襄十年左傳云。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孔疏云。人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爲右。不助者爲左。是也。而左道可推矣。彼從左道者、豈無所謂便乎、荀子云、所謂便者。不便

之便也。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斯亦云然。王制鄭注云。左道若巫蠱及俗禁。此鄭据漢讀言之爾。於義未悉也。朱子論語要君注云。要有挾而求也。法者。瀆之省文。

來就惎惎。惎音忌

許氏曰。惎毒也。或曰。來就者。自彼來就此也。惎者。畏人之毒己也。詩芣苢毛傳曰。采采。非一辭也。蓋惎惎亦然。言自彼來就此者。以惎之。又惎爾。明不得不來就而避毒也。左傳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其非來就惎惎者乎。今此周書亡矣。不知周書於此溯夏少康之事與。抑言佗事與。芣音浮苢音以過平

聲澆音囂相去聲緡莫巾反
娠音震竇音豆庖步交反

述曰此說文所引周書文也引左傳者哀元年文詳夏書逸文有窮疏有過有虞皆有邦之稱也杜注云澆封於過后緡相妻娠懷身也后緡有仍氏女惎毒也戒備也椒澆臣虞舜後諸侯也

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冰必陵反

若如也氷與冰通孝經言諸侯之孝曰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今周書與詩通矣蓋凡事皆然其不惟諸侯乎故呂氏春秋引此而說之曰言慎事也

述曰此呂氏春秋慎大篇所引周書文也冰古凝字後人氷作冰故通焉孝經引詩者小旻文

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

過。非惡也。有功之人。而或過焉。苟記其過而忘其功。豈君人者之大度哉。

述曰。此漢書陳湯傳所引周書文也。蓋谷永爲湯訟寃上書而引之。君人者。隱三年左傳有其文也。夫爲君者。其君人者乎。淮南子云。周書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韓非子云。周書曰。下言而上用者。惑也。此皆稱周書者。何其適相反歟。且皆非也。夫上下之言。亦辯其善不善者而已矣。豈惟用不用之辯乎。高誘於淮南子而斡旋之。故其注云。用。可否相濟也。然非其本文之義矣。彼韓非子所謂用者。又何說邪。禮坊記云。上酌民言。豈若周書之云乎。戰

國策云。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
韓非子所引者同。王符潛夫論云。周書曰。士多人少。莫出
其材。是謂虛士。可襲伐也。士少人衆。民非其民。可遺竭也。
此皆兵家之謀云爾若此類者。雖稱周書。必非孔子雅言
之書也。列女傳云。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
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蓋引此者蓋將之妻
也。其說之以告蓋將云。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以妻
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偷生苟活。妾等恥之。況
於子乎。是其然矣。今以周書攷之。其於君臣父母兄弟交
友之閒。所言先後者。其立文則明而悉也。其於交友妻子
之閒。所言先後者。其立文則未明而悉也。中庸云。君臣也。

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何其立文之善乎。蓋將之蒍古沓反。詩葛藟毛傳云。昆兄也。昆與翼通。釋親云。翼兄也。

尚書集注述疏卷三十一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尙書集注述疏卷三十二

順德簡朝亮述

逸文

凡逸文不知篇名亦無繫代者二十九條

堯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朱子曰。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是也。論語敘帝王之道。而引此以先焉。咨嗟也。稱爾舜者。親之如家人也。猶堯典之稱汝舜也。厤即堯典厤象之厤。蓋厤數以紀天。而天之厤數。以天子即位之年紀之。今傳帝位而紀年。則天之厤數在遜傳者之身矣。故史記厤書引此。以明堯禪舜申戒文祖云然也。朱子曰。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是也。

信執其中者。中庸所謂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其堯典欽明之用乎。鴻範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故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蓋中者皇極之德也。非信執之。無以建之也。四海者。天下王所及也。天祿則五福而無六極焉。易曰。位乎天位。以正中也。故曰。其義不困窮矣。困窮者。君失其中也。此堯之所以咨嗟也。終絕也。朱子曰。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禪音善

述曰。此論語所引文也。論語所引不稱書。其下文引予小子履者。今以墨子所引者推之。則書文也。又其下文引在予一人者。今以說苑所引者推之。則書文也。而此當一例焉。此繇禪位而告戒之。堯舜之道。孰有大於此者乎。苟書

無其文。則書之所錄者何等也。此而不錄。不遺其大者哉。

古之史皆聖人之徒也。當無遺矣。必也此其書文乎。信古者必雅言書。此孔子祖述堯舜之大者也。或曰。此殆舜典之文歟。舜典既亡。今無緣稽也。朱子之義釋論語所引文也。古無年號而有紀年。堯典云。二十有八載。其例也。論語邢疏引鄭云。厤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名。鄭以讖緯言經。失之矣。何氏晏云。厤數謂列次也。此於義未析也。朱子云。厤數帝王相繼之次。猶歲時節氣先後也。然經豈言猶厤數邪。包氏咸云。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此於文未洽也。孟子云。堯舜性者也。中庸云。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蓋敎者以擇善

而明。以固執而誠也。堯曰。允執其中。雖性也。而亦教焉。此聖不自聖也。堯典之首曰欽。欽者誠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其爲中一也。堯典所以統言欽明也。引易者需彖傳文。謂需九五也。釋詁云。卒終也。則終亦卒也。絕猶卒也。

洚水警余。洚音降

孟子言堯時之水。而引此焉。趙氏曰。洪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是也。堯典曰。湯湯洪水方割。故孟子說之曰。洚水者洪水也。警朱子謂戒也。余我也。堯自謂也。○謹案洚水之災。天也。而堯曰警余。人也。蓋遇災而自省焉。其天之變乎。其人之戒也。此宜爲萬世灋哉。尙書獨載堯以來。此萬世謹災異者之祖也。鴻範之徵。春秋之書。於是乎不可

失矣。則將以警之故也。省悉井反

述曰。此孟子所引書文也。蓋稱書曰而引之。趙注云。尚書逸篇。是也。說文云。警戒也。趙氏及朱子之義釋孟子所引文也。說文云。書曰。竹箭如榗。此殆禹貢之說歟。蓋經說而以其經目之歟。抑逸書也。榗子賤反。說文云。榗木也。

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見亦燕反 齊側皆反

孟子言舜既爲天子之孝。而引此焉。趙氏曰。祗敬。載事也。夔夔齊栗敬慎戰懼貌。朱子曰。允信。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謹案堯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蓋舜之爲天子而踐帝位也。方堯三年喪畢焉。則舜年六十有三矣。史記曰。舜

踐帝位。往朝父。夔夔唯謹。如子道。謂此也。瞽瞍於此而允若乎。則於此之前不猶怨慕乎。孟子曰。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豈虛言哉。堯典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言瞽瞍之漸進於善也。自舜生三十。而踰乎徵庸三十。漸進而亦允若焉。孟子所謂底豫也。不格姦者孝感之始。亦允若者孝感之成。以此見瞽瞍之頑非大孝不能化也。故曰。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有音又朝直遙反底之履反

述曰。此孟子所引書文也。葢稱書曰而引之。趙注云。尙書逸篇。是也。周書諡灋篇云。載事也。史記云。舜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其言載者。非言此文也。或曰。說文云。夔如龍

一足。蓋神物也。故敬懼焉。凡敬懼者每重言。則曰夔夔也。猶懼兵而言戰戰也。中庸云。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論語云。使民戰栗。言敬懼也。趙氏及朱子之義。釋孟子所引文也。唯古通惟。如子道者。蓋如禮之謂也。趙氏云。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此趙氏意言之爾。如其說。則若言舜于田號泣者。言父母使舜完廩者。言舜封象有庳者。皆逸書也。猶言舜流共工于幽州者。今在堯典。所言亦不稱書也。然若萬章所言者。又疑其不皆逸書。若所謂於傳有之者。則古志亦傳也。豈必皆逸書哉。孟子言封象有庳者云。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

有庳。此之謂也。以古通與。言不及貢與政。而接見于有庳之君也。趙注云。不待朝貢。歲歲自至。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者。然孟子上文言天子使吏治其國。是象無政事也。天下知之矣。奚為若以政事乎。趙注云。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今無以見此必逸書也。且不及貢以下。方為引古之辭。不及貢以上。當為孟子之辭。今据本文而可知也。夫尚書凡百二十篇。蓋尚書緯云然。豈足据乎。逸書舜典。鄭氏及見其文矣。趙氏在前。而謂舜典亡失邪。是趙氏不見逸書也。凡尚書不在所立今文二十九篇者。漢例皆謂之逸書。故趙氏得以例而名曰逸書焉。孟子云。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

振德之。此其逸書歟。抑其古志歟。厎豫互詳堯典疏。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包氏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是也。易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今言孝友。其正家者乎。是之謂家政。政者正也。昔魯賊臣季孫意如出其君昭公。久之。公薨于乾侯。蓋出而死焉。於是意如擅立君。公之二子。公衍。公爲。皆不立。而立公之母弟宋。蓋定公也。定公以魯先公血食故。則不得不立。雖然。意如固在也。定公將何如不失孝友哉。國政之難可知矣。此定公元年孔子不可以仕也。或以奚不爲政問焉。今而答之。國政不可言

也。孝友可言也。故孔子引此而說之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蓋孝友者家政也。而國政在其中矣。以此歎聖人之用經術而善言也。其後孔子仕於定公九年。則意如既卒矣。故左傳曰。定公元年。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蓋至是乃得同魯先公之兆域矣。其二子。亦無猜焉。則孝友之義明也。○謹案書之爲文。善矣。雖在逸文。何其曲而達邪。禮曰。禮乎禮。爾雅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蓋有自焉。易傳曰。其旨遠。其辭文。非玩其辭而善之者乎。書之逸文。其猶可玩也。六經所以稱斯文也。（薨呼肱反乾音干猜倉才反）

述曰。此論語所引書文也。蓋稱書云而引之。包氏者咸也。

後漢書有傳。今所引者其論語注義也。漢石經。孝乎。作孝于。釋文云。孝于如字。一作孝乎。蓋乎者本文也。釋訓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釋詁云。于。於也。引易傳者家人象傳文。論語云。政者正也。乾候晉邑。此据昭三十二年春秋及左傳言之也。僖九年左傳云。送往事居。耦俱無猜。杜注云。送死事生。兩無猜恨。其義也。包氏云。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是也。引禮者仲尼燕居文。引爾雅者釋訓文。再引易傳者繫辭傳文。論語。施於不作施于。非書文也。其辯僞君陳者。詳僞古文。

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近去聲上時掌反上聲

近者恩近而親之也。民可近者。韋氏謂可以恩近。是也。鴻

範之言庶民曰。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蓋父母者可近之謂也。上者高上而陵之也。民不可上者。韋氏謂不可高上。是也。易之言建侯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蓋下者不可上之謂也。下去聲

述曰。此周語所引書文也。蓋單襄公稱書曰而引之。韋注云。逸書。此不誣矣。引易者屯象傳文。其屯之彖所謂利建侯者。在斯象焉。韋氏之義釋周語所引文也。

聖有謩勳。明徵定保。謩與謨同

左傳稱祁奚請免叔向之囚。而引此焉。叔向以其弟羊舌虎之罪累之也。聖者。周官所稱六德之一也。謩古通謨。杜氏曰。謩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是也。徵驗也。左傳

曰。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謂明驗焉。左傳曰。以徵過也。今則其徵功矣。故祁奚說之曰。謀而鮮過。保安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驗而定安之。蓋有功之人。不可累於有罪之人也。於是叔向免焉。祁奚用經術之力也。祁音其累去聲軌音宄鮮上聲

述曰。此襄二十一年左傳所引書文也。蓋祁奚稱書曰而引之。杜注云。逸書。此不誣矣。羊舌虎之罪。黨欒盈也。六德之聖。詳多方疏。釋詁云。謨謀也。勳功也。謩與謨通。杜氏之義釋左傳所引文也。鴻範聖哲分言。今杜統言者。以聖則無不哲也。引左傳者襄二十一年及襄二十八年文。軌度者。灋度也。信其軌度。今倒文也。杜注云。徵驗也。今從之。昭三十年左傳云。非公且徵過也。杜注云。徵明也。今杜於此

文云。當明定安之。而無釋徵焉。則以爲徵亦明也。於文未洽也。

葛伯仇餉。餉式尙反

葛者。趙氏謂夏諸侯嬴姓之國也。伯爵也。餉者餉耕之野饁也。今以孟子釋此者攷之。蓋湯居亳。是曰商邱。與葛爲鄰。葛伯不祀。謂無以供粢盛也。湯乃使亳衆往爲之耕。葛伯使民奪其餉耕者。雖童子猶殺之。何葛伯之仇童子若斯哉。仇者讎也。湯始征。蓋征葛焉。先復讎也。湯十一征而先復讎。則復讎之義。豈不前乎春秋而大著於天下哉。故孟子說之曰。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嬴音仍饁炎輒反爲鄰之爲如字其餘去聲

述曰。此孟子所引書文也。蓋稱書曰而引之。趙注云。尚書逸篇文。僖十七年左傳云。葛嬴。此葛女以其姓稱也。葛鄰詳湯誓疏及書序辯。釋詁云。饁饋也。孫炎云。饁野之餉。是也。言餉耕也。釋詁云。仇讎敵也。蓋孟子以讎釋仇也。

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霓五稽反

趙氏曰。言天下信湯之德。遠國思望之甚也。故曰。何爲後我。是也。雲者易所謂雲行雨施也。趙氏曰。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施去聲虹見之見亦燕反

述曰。此孟子所引書文也。蓋孟子梁惠王篇稱書曰而引

之。其下文又云。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趙注云。此二篇皆
尚書逸篇之文也。孟子滕文公篇云。書曰。葛伯仇餉。其下
又引此二篇之文。一征作始征。始作載。天下信之作十一
征而無敵於天下。民望之作民之望之。雲霓作雨。不止作
弗止。耕者作芸者。弔上無而字。若作如。蘇作無罰。皆異文
也。故孟子兩存焉。其湯始征之上。不稱書曰者。王氏鳴盛
云。湯始征。與葛伯仇餉同其篇。上引仇餉者。既稱書曰矣。
則雖中以釋書間之。而下引始征者。亦不加書曰焉。以同
其篇也。其下引徯我后者。又加書曰焉。以非同其篇也。王
說似矣。或曰。此引徯我后者。其下文云。有攸不惟臣。東征。
亦不加書曰焉。將亦同其篇乎。多方多士之篇。湯武連言。

固同其篇也。故孟子言東征矣。其下引書乃稱大誓曰者。則異之也。或說亦似矣。今書闕。不質言也。夫古人引書。有不明言爲書者。以士皆習其書。則無不知矣。明言之可也。不明言之亦可也。論語引詩亦猶斯也。其同引一書。或稱書。或不稱書。則隨其辭氣而然。非以一例爲也。孟子盡心篇引奚爲後我以上三句之文。亦不稱書。東面句在南面句之下。亦異文也。故孟子兩存焉。引易者乾彖傳文。釋天云。螮蝀虹也。詩鄘風云。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又云。朝隮于西。崇朝其雨。蝃與螮通。毛傳云。蝃蝀虹也。隮升也。蓋升之爲虹也。虹朝西莫東。以日光而升。周官云。眂祲掌十煇之灋。九曰隮。鄭注云。隮虹也。蓋霓者隮之聲近也。緜是言之。

故雨則虹見矣。如以爲虹見雨止焉。其何以言大旱之望乎。趙氏之義釋孟子所引文也。

徯我后。后來其蘇。徯音奚

此言夏民望湯之來也。趙氏曰。徯待后君也。朱子曰。蘇復生也。

述曰。此孟子所引書文也。詳上文疏。徯待。后君。皆釋詁文。宣八年左傳云。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言復生也。趙氏及朱子之義釋孟子所引文也。

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論語敘帝王之道而引此焉。此與墨子所引湯說者。文不

皆同而義同。視墨子所引者。其文尤善矣。湯說有今天大旱之辭。蓋湯旣克夏。大旱七年。而禱雨於天也。此其禱雨告天之辭。履湯名。元牡黑牲也。禮曰。殷人牲用白。今用元牡者。蓋元之色黑。則水也。禱雨故也。猶周人牲用騂。而其詩言興雨者。則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也。昭明也。皇皇大也。皇皇后帝。謂天也。有罪不敢赦。謂伐桀也。賢才以代天工。故曰帝臣。不蔽者。若相伊尹。立賢無方。是也。簡閱也。鄭氏謂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蓋承有罪及帝臣而言。無以湯說作無及。以古通與。無與。猶無及也。萬方者。有天下之辭也。蓋湯初有天下。遇大災而自省。其昭明告天者。以天誅正桀罪。以天職任賢臣。自省而自責焉。勤勤

以爲萬方請命。故不失民心者。遂不失天心。雖大災而卒定天下矣。論語以湯之道上繼堯舜禹而下開武王也。宜哉。相去聲省悉井反

述曰。此論語所引文也。曰上不稱書。以墨子所引湯說明之。則知其爲書辭矣。孔安國論語注云。此伐桀告天之文。殷牲尙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又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蓋以湯說爲湯誓焉。緜今攷之。其在今古文湯誓云。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不言告天而祭上帝也。祭上帝者天子之禮。將伐桀而祭上帝。是湯先自爲天子也。孟子何以言非富天下也。且萬方者有天下之辭。湯伐桀時。猶諸侯爾。非有萬方也。其自言有罪。而曰無以萬方。豈所宜言者乎。

明其祭告在伐桀有天下後也。是湯說也。非湯誓也。互詳湯說疏。禮檀弓云。夏后氏牲用元。此孔說所繇也。白虎通云。論語曰。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天上帝。此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牲也。其言元牡者與孔說同。皆非也。其曰皇天上帝者。蓋異文也。今不以論語所引者。幷爲湯說。而別出之。何也。蓋文不皆同而義同。古之人。或口相傳授焉。則有斯矣。然安知湯禱雨一事。不有又在佗篇而不惟湯說者乎。若治水一事。堯典言之。皋陶謨言之。禹貢言之。其文有相參而見者也。引禮者檀弓文。引詩者大田文。詳湯說疏。

詩皇矣毛傳云。皇大也。則皇皇者重言乎其大也。詩閟宮鄭箋云。皇皇后帝。謂天也。孟子云。湯執中。立賢無方。盤方

者。猶後世所稱賓格也。簡閱。詳盤庚疏。詩簡兮箋云。簡擇也。蓋閱之。則擇之矣。鄭義見書疏。蓋僞湯誥疏引焉。釋經之家。其釋此經而誤於僞湯誥者。上下經文。皆不貫也。詳僞古文。或曰。据墨子以釋經。可乎。夫据墨子之言。不可也。若夫墨子所引之經。則古本也。從而据之。是据古本之經也。非据墨子之言也。

伊尹曰。子不狎于不順。狎胡甲反

子我也。伊尹言子。不言大甲者。過則稱已。忠臣之義也。微子曰。我用沈酗于酒。又曰。我其發出狂。亦言我。不言紂也。或曰。古之稱我者。有通言之稱。君奭曰。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我者。我成王也。今伊尹稱子。猶

稱我也。我大甲也。非伊尹自我也。狎習也。不順者逆理也。
孟子曰。大甲顛覆湯之典刑。所謂不順也。史記曰。大甲既立三年。不明。非喪畢而亦不順乎。無以變之。則習之矣。其政乖矣。伊尹將放之而不及政焉。所以使不習于不順也。此孟子所謂伊尹之志也。乃先言曰。我當不習于不順。故公孫丑引此而說之曰。放大甲于桐。放者不及政也。史記曰。放之三年。伊尹攝行政。蓋喪畢而放之也。孟子曰。大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此史記所謂伊尹迎大甲而授之政也。蓋去其不順而不習之者久矣。大音太覆芳服反處上聲

述曰。此孟子盡心篇所引文也。蓋公孫丑引之而不稱書。

然其稱伊尹曰者。非史之記言。何緜書也。伊尹此言。明君臣大義之權。尚書無不登之矣。必也此其書文乎。釋詁云。予我也。狎習也。隱三年左傳云。去順效逆。蓋逆理所以不順也。不及政者。以孟子言舜放象者推之也。此據史記而明矣。大甲在喪。伊尹以冢宰攝行政三年。常也。大甲除喪。非沖子。當行政焉。伊尹又攝行政三年。非常也。故謂之放也。朱子云。狎習見也。不順言大甲所爲不順義理也。趙注於此略焉。僞大甲云。予弗狎于弗順。蓋弗與不義同。僞者襲此而故爲異文爾。蔡氏云。狎習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蓋與朱子異焉。緜今攷之。狎習也。習見之見。於經病添文也。且以予不習見

而放其君。其於立言也。亦嫌矣。如以爲不順之人歟。不又添文乎。且伊尹爲相。若朝有不順之人。權其君之狎之也。當明相職而去其人矣。安有不去其人。而放其君以避之乎。夫蔡釋微子言我者善矣。奚不推之而釋此也。其通言我者。詳康誥洛誥諸篇。今稱君奭篇之我。以我王故也。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衡與橫同

降者降生也。作爲也。國語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今天降生下民。則父生之矣。於是乎爲之君以厚其生而食之。爲之師以正其生而教之。皆天作之也。惟曰者本乎

天心言之也。猶詩之帝謂也。今明乎天謂所以寵君師之意也。上帝者天之主宰也。君師以人代天工。則其助天矣。寵者光寵也。詩曰。何天之龍。龍者寵也。趙氏謂以助天光寵之也。於四方言有罪者。所謂萬方有罪也。去有罪則無罪矣。我者我君師也。在。卽罪在朕躬之在。惟我在猶曰惟在我。倒文也。四方惟有罪之惡乎。是君師其不能助天也。惟我君師有罪所在焉。四方惟無罪之善乎。是君師其能助天也。惟我君師無罪所在焉。趙氏謂四方善惡。皆在己。所謂在予一人也。於君師言天下者。蓋天子統乎天下而爲君師。諸侯布乎天下而爲君師。故言天下以盡之也。曷何也。越者顚越也。盤庚曰。顚越不恭。衡古橫字。於于也。書

例作于。今引者異焉。蓋四方善惡。繫在君師。則天下君師。何敢有衡行而顚越其志者哉。故獨夫紂以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本乎天心而恥之。恥紂失君師之職。其所行皆違天而行也。此伐紂之繇也。食音嗣長丁丈反何上聲龍音寵

述曰。此孟子所引書文也。蓋稱書曰而引之。趙注云。尙書逸篇也。趙注自厥志而上爲書辭。一人而下爲釋書之辭。繇今攷之。孟子上文。引皇矣之詩而說之曰。此文王之勇也。今引書而亦說之曰。此武王之勇也。則書辭至武王恥之矣。王氏鳴盛謂當一例焉。是也。釋言云。降下也。今經言下民。而曰天降。言降生也。楚辭云。惟庚寅吾以降。此屈原自謝其生也。詩崧高言嶽之降生。而天降可明矣。降古音

洪。今音絳。蓋以四聲異焉。釋言云。作爲也。引國語者晉語
文。此文之序。其言君師者先後不同。互見也。自家而言。生
則敎而後受食也。古者丁壯受田焉。自國而言。生則食而
後可敎也。足食則民信之矣。韋注云。食謂祿也。族類也。其
釋食。非也。民生不皆仕焉。而曰非祿不長。可乎。食之者養
之也。厚生也。論語云。人之生也直。易坤文言云。直其正也。
故厚生者必正德焉。引帝謂者詩皇矣文。引天龍者詩長
發文。鄭箋云。龍當作寵。詩蓼蕭云。爲龍爲光。毛傳云。龍寵
也。萬方者自四方而分之也。我義及倒文。詳康誥疏。趙氏
之義釋孟子所引文也。其助上帝寵之。趙氏以一句讀也。
而讀四方屬下焉。此本文之義也。朱子云。寵之四方。寵異

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旣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蓋朱子之說。以僞古文大誓誤之也。僞者於此書。襲而竄之。則云。寵綏四方。其自厥志而上爲書辭。僞者與趙注同。朱子釋孟子時。未察乎僞古文也。推所異同。以釋孟子所引文。則失其本文之義矣。其言有罪無罪者。於經病添文也。釋詁云。在察也。江氏云。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君師察焉。然君師者非察焉而已矣。於義未融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孟子言武王伐殷而引此焉。王者武王也。厥其也。角趙氏謂

頷角也。稽首拜也。拜者頭至地稽留焉。史記曰。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謂此也。稽首若崩厥角。今倒文焉。朱子言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頷音額爲去聲

述曰。此孟子所引文也。蓋孟子盡心篇引之。所引不稱書。其上文云。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所引亦不稱書。一例也。然南面諸文。孟子梁惠王篇稱書曰而引之。其爲書文無疑矣。則王曰無畏諸文。明其皆書文也。趙氏及朱子之義。釋孟子所引文也。頷與額通。趙氏云。頷角犀厥地。釋文云。犀音西。義與棲遲同。息也。久也。字從尸下辛。是也。遲古通遲。漢書諸侯王表序云。厥角䭫

首。應劭注云。厥者頓也。趙氏釋厥者。蓋與應說同。今不從者。於文未適也。厥其。釋言文。𪗋與稽通。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論語敘帝王之道而引此焉。周親至親也。紂雖有至親。不如周之有仁人。此言武王所以克商有天下也。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孟子稱孔子言此詩者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其斯道與。百姓謂民也。百姓苟有過。在我一人之過。此言武王有天下而自責也。論語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病其有過也。故湯之言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者萬方之民也。有過者有罪之𦂳也。蓋帝王當自責焉。唐德宗召亂蒙

塵。而其下罪已詔也。天下猶懷之。況非德宗者乎。服古音匐夫音扶好去聲

述曰。此論語所引文也。論語所引不稱書。今攷說苑云。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列女傳所引者與說苑同。蓋稱昔者武王有言曰而引之。墨子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旣獲仁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蓋墨子所引者與此略同。如作若。百姓有過作萬方有罪。在作維。皆義通也。綜三者而參觀之。則此爲書文矣。古者書亦稱傳焉。荀子云。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今書呂刑文也。孟子言誅一夫紂者。則云。於傳有之。此書大誓所謂獨

夫紂也。故漢書亦稱論語爲傳歟。墨子所引者今於辯僞
古文武成者詳焉。文三年左傳云。舉人之周也。言用人之
至也。杜注云。周備也。蓋備則無不至矣。引詩者文王文。此
以武王克商而推本乎文王也。毛傳云。麗數也。朱子云。十
萬曰億。侯維也。朱子釋侯者從釋詁義也。釋詁云。服事也。
蓋商之孫子。其衆數不徒十萬矣。今上帝既命周。則其衆
維于周服事焉。朱子云。皆臣服于周。是也。蓋率土皆臣也。
釋詁云。侯君也。鄭箋云。爲君於周九服之中。非也。爲君者
安得十萬之衆乎。僞大誓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
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皆有所襲而竄之爾。其下則襲此
論語所引文也。僞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

之少仁人。此傳承上文言之也。少仁人者謂十亂也。朱子引傳以釋論語所引文。易少仁人爲多仁人。則非僞者之本意矣。夫僞傳者僞孔安國爲之也。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注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蓋異於僞傳若斯也。緜今攷之。論語上文言周有大賚者。自武王而言。宣十二年左傳以詩賚爲大武之三章焉。則墨子引此稱武王者不誣矣。武王既沒。於是乎有管蔡之誅。今何以遽言於此乎。詩有客云。亦白其馬。蓋微子之來。周用之矣。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去之朝鮮。終不臣周。史記可攷焉。所謂我罔爲臣僕也。箕子既不來。用之其何有。或曰。論語孔注亦僞爲之爾。以漢書皆不言之

也。論語集解。何晏自敘之矣。則云。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然則何晏奚所傳而錄之乎。引德宗者見唐書。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

此武王伐紂後而東征也。其以臣不臣言者。克商有天下之辭也。攸所也。惟語辭。康誥曰。亦惟君惟長。酒誥曰。惟亞惟服。今言惟臣。其爲文同也。蓋武王克商。天下惟臣矣。其東國紂黨有所不惟臣者。則征而正之焉。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言東征也。綏。安也。言士女者小人之稱也。謂民之

士女也。安其小人。則安其君子可知也。匪古篚字。匪承實者也。元黃者色幣也。紹繼也。以周繼商也。夏人於商王曰。徯我后。今商人而稱我周王。朱子以爲猶所謂我后也。見趙氏謂見周王也。休美也。詩曰。旣見君子。我心則休。今言繼我周王得見之美也。蓋迎而見之也。言臣附者君子之辭也。君子迎之。則小人迎之可知也。故孟子引此而說之曰。其君子實元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蓋以互文申其義也。相去聲食音嗣

述曰。此孟子所引書文也。孟子上文云。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其下遂連此文而引之。不加書曰焉。蓋蒙上書曰

之文也。趙注云。尚書逸篇也。不惟臣或作不爲臣。譌也。趙注云。武王東征。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蓋讀不爲活辭。言有攸不惟臣乎。惟臣矣。其若多方言不忌者歟。此於文未適也。然以是知古本作不惟臣矣。武王伐奄。詳多方疏。朱子云。飛廉紂幸臣也。綏安。紹繼。皆釋詁文。朱子及趙氏之義釋孟子所引文也。釋詁云。休美也。引詩者菁菁者莪文。鄭箋云。休者休休然。詩疏云。我心則休休然而美。其義也。朱子云。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篚盛元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休美也。言武王順天休命。事之者皆見休也。此朱子之說。以僞古文武成誤之也。僞者於此書。襲而竄之。則云。惟其士女。篚厥元黃。又云。昭我周王。天休震動。

是幣迎者士女也。非君子也。休者天休也。非見休也。豈孟子所引文乎。孟子釋書之辭。自其君子而下。趙氏皆以爲書辭。非也。其上文云。書曰。葛伯仇餉。孟子引之。亦從而釋之矣。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丕大。顯明也。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謨謀也。立政曰。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是繇乎臯陶謨者也。而文王之謀在是焉。故立政言武王率文王者曰。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蓋從乎容九德者之謨也。則受之而丕承矣。承繼也。烈者功烈也。詩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佑助也。啓開也。詩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然則文武皆能開

其後矣。後人趙氏謂成康也。其殆然與。蓋我後人能正者惟成康也。咸皆也。言文武之大。其助開我後人。皆得以取正而無所缺焉。顧命曰。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非我後人成王之命康王者乎。於音烏

述曰。此孟子所引書文也。蓋稱書曰而引之。趙注云。尚書逸篇也。詩權輿毛傳云。承繼也。中庸云。善繼人之志。言武王之孝也。詩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其詩云。不顯不承。此讀不為活辭。鄭箋云。是不承順文王與。言其承順之也。蓋順之則繼之矣。其詩言顯者。顯文王也。與此言文王之顯者不同。引維烈者詩武文。毛傳云。烈業也。此從釋詁義也。鄭箋云。皇君也。於乎君哉武王也。無疆乎其克商之功業。是

也。趙注云。烈。光也。此亦從釋詁義也。繇今攷之。蓋功烈者丕承之實也。謨烈對文。宜以功烈言之。而烈光在其中矣。詩序云。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其詩云。休有烈光。言功烈之光也。釋詁。右助義同。佑與右通。引克開者詩武文。鄭箋云。信有文德哉文王也。又云。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是也。成康而下。後人若宣王者。不悉正焉。詩沔水所以規宣王也。趙氏之義。釋孟子所引文也。或曰。以正者自文武以之也。然文武以正。豈煩言乎。惟後人以正之難。爾言後人以正。明文武之克開者大也。

厥辟不辟。忝厥祖。

禮坊記言孝敬之道而引此焉。厥。其。辟。君。忝。辱也。蓋其君

受之於其祖。宜君君而無忝者也。鄭氏曰。爲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是也。禮運曰。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若此者其相褻而辱之者也。褻音薛 謔許約反

述曰。此禮坊記所引書文也。蓋稱書云而引之。忝辱。釋言文。鄭義釋坊記所引文也。春秋繁露云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祇。此忝作去。祖作祇。蓋異文也。此或兼不辟之文。則脫之爾。今從永樂大典本也。其下文固言君不君則臣不臣也。夫祇者敬也。其上文所謂可懷而不可去者也。此言其君不君而去其敬也。禮運鄭注云。與僕相等輩而處。是無

尊卑也。孔疏云。齊薗等輩是也。鄭注云。無故而相之是戲謔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數如夏氏。以取弒焉。蓋鄭据宣十年左傳言之也。相之者相往也。

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

韋氏曰。若猶乃也。濟成也。言能有所忍。乃能有所成功是也。易之需曰。利涉大川。傳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利涉大川。往有功也。斯其能得中而有忍者乎。易之未濟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傳曰。小狐汔濟。未出中也。蓋不能得中而有忍者矣。論語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故匹夫之勇。終無濟焉。需音須陷咸去聲 汔許訖反濡音儒

述曰。此周語所引書文也。蓋稱書有之曰而引之。韋注云。

逸書也。濟成。釋言文。易言既濟者。事之成也。韋氏之義釋周語所引文也。引易者需及未濟彖文。其傳皆彖傳也。朱子云。需待也。又云。汔幾也。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未濟初六云。濡其尾。吝。張氏振淵以爲此彖所謂小狐者也。新進喜事。急於求濟。而反不能濟。可吝孰甚焉。

聖作則。

左傳言以善人爲則而引此焉。聖者善人之極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蓋聖者本乎善而通乎神者也。作爲也。則杜氏謂法也。蓋法者灋之省文也。中庸言君子之道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故

曰。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蓋則與法對文者異。散文者通也。今稱作則。明則亦灋也。是通之而言行兼之矣。鴻範曰。睿作聖。言聖之成己也。今曰。聖作則。言聖之成物也。君陳曰。既見聖。亦不克由聖。言不能則之也。多方曰。惟狂克念作聖。言能則之也。自後世言之。所謂聖者。安可以佗求而妄稱乎。六經者。聖作則之書也。聖道所以明於百世者。六經之明故也。百世聖人。其制有不同。其道無不同。故其言也。其行也。善則之而已矣。如其道非聖道也。必其制非聖制也。作則云乎哉。行而之行如字其餘去聲

述曰。此昭六年左傳所引書文也。蓋叔向稱書曰而引之。杜注云。逸書也。則灋。釋詁文。杜氏之義釋左傳所引文也。

欲敗度。縱敗禮。

欲者身有之欲也。自其身而言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皆言其欲也。故禮運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縱者。心縱其欲也。自其心而言也。曲禮曰。欲不可縱。度者。禮所當爲之灋也。即身之灋也。凡性之欲。麗於其身而爲人欲者。於是乎制之矣。詩曰。禮儀卒度。禮者。度所繇生之理也。即心之理也。凡性之欲。發於其心而爲天理者。於是乎體之矣。記曰。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故禮器曰。禮者。體也。蓋體其理也。今身之欲而心縱焉。是其欲敗度者。皆以其縱敗禮也。故左傳稱子皮告子產者。引此而說之曰。夫子知度與

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繇是推之。論語曰。克己復禮爲仁。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自克乎己之欲也。戒其敗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夫寡欲者。不縱其多也。則心之理以有所養而能存。故曰。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明其敗也。或曰。孟子不曰所欲與之聚之乎。豈不然乎。是烏知與之聚之者其所欲天理也。今與之聚之乎禮之度也。豈不大異於縱欲者以人欲自敗哉。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古先王爲禮之度者。何也。將以節性之欲也。使其不自敗而人化物也。記曰。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是自敗也。佚與逸同

述曰。此昭十年左傳所引書文也。蓋子皮稱書曰而引之。杜注云。逸書。是也。引詩者楚茨文。毛傳云。度灋度也。鄭箋云。卒盡也。引記者樂記文。互詳臯陶謨及召誥疏。或曰。昔周子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則以孟子言寡欲者爲說也。而申之曰。蓋寡焉以至於無。何也。夫周子之言。是也。而以申孟子之言。非也。孟子之言。今以樂記言性之欲者明之。蓋性之欲有天理焉。有人欲焉。存其天理之欲。去其人欲之欲。非寡欲乎。孟子所以不言無欲而言寡欲也。召誥云。節性。惟日其邁。寡欲者其日有節邪。周子之言。今以樂記言天理人欲者明之。存其天理。去其六欲。非無欲乎。周子所以言無欲而不惟言寡欲也。襄三十年左傳云。子產曰。

無欲實難。今敢畏難邪。故周子通書云。無欲則靜虛動直。信哉。然孟子之言。無待以此申之。而其言至矣。朱子釋孟子所以不引周子之言也。蔡氏淸云。孟子言欲之不可無者。故惟曰寡。周子言欲之不可有者。故必曰無。此言周子。得之矣。其言孟子。於義未融也。然周子申孟子者。亦以名亭故而偶言之爾。或以此而疑於佛氏焉。則妄也。

德幾無小。幾平聲

德者。德之不忘也。蓋受人之德也。左傳稱楚王謂晉知罃曰。然則德我乎。幾期也。小者。小德也。論語曰。無小大。詩曰。無小無大。今言無小。其爲文同也。言受人之德而期報者。無論其爲小德焉。蓋大德固期報之。即小德亦期報之也。

○謹案晉靈公時桑下餓人報趙宣孟食之之德也。美矣。其待於此書者矣。呂氏春秋引此而說之曰。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蓋德一士者。則一士所德焉。故其下文曰。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以東周昭文君貧之也。夫張儀不足言也。然以是明乎德之自受者言也。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蓋詩人不得已之言也。則德之自施者言爾。夫君子之道。施者非德之而期報也。受者當德之而期報也。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桃李小焉者爾。其無小也夫。知去聲饕音醫靈音委食音嗣夫音乎

述曰。此呂氏春秋報更篇所引書文也。蓋言趙宣孟之德云。此書所謂德幾無小者也。說苑復恩篇言趙宣孟者說

同。所引此文無幾字焉。宣二年左傳云。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遂扶以下。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今呂氏春秋說略同。而謂其鬬死焉。宣孟者。趙盾也。盾名孟字。宣謚也。骫桑者。翳桑也。聲轉而文異。爾呂氏春秋言其食之也。與脯一朐。拜受而弗食。將以遺母。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此與左傳亦略同。蓋報更篇所繇名也。更讀去聲。女與汝通。後漢書樊曄傳云。光武微時。嘗以事拘于新野。曄爲市吏。餽餌一笥。帝德之不忘。言期報也。引德我者

成三年左傳文。詩楚茨云。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毛傳云。幾期也。此神之期報也。而人其可知矣。引無小者詩泮水文。引忘德者詩谷風文。引投報者詩抑文。

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

論語曰。本立而道生。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詩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蓋大樹其德之本也。則其德滋生矣。論語曰。舉直錯諸枉。大學曰。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左傳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蓋嚴除其害之本也。則其害盡絶矣。惟樹德焉。惟除害焉。莫如知其本以及其餘者也。菁音青莪音俄樂音落錯音措迸屛上聲去上聲芟音衫薀音蘊

述曰。此戰國策所引書文也。蓋稱書云而引之。詩毛傳云。菁菁盛貌。釋草云。莪蘿蒿也。毛傳從之。朱子云。錯舍置也。諸衆也。唯古通惟。迸古通屛。引左傳者。隱六年文。杜注云。芟刈也。夷殺也。藴積也。崇聚也。蓋大學言放流之者。芟夷之義也。用瀍之盡也。論語言錯諸枉者。藴崇之義也。去黨之盡也。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史記稱趙良說商君而引此焉。恃賴也。恃德之恃。猶論語利仁之利也。不恃力而恃德。猶大學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論語云。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此非德與力之辯乎。後世楚漢之際。漢昌而楚亡。

若斯類者廑矣。明太祖謂諸臣曰。朕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徒爲生民之患。而張士誠陳友諒尤巨。士誠恃富。友諒恃彊。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嗚呼。自太祖言之。其惟獨無所恃之足恃哉。其所言者。皆六經之所謂德也。孔孟之術也。是其獨無所恃而恃德也。恃德則人心歸之。賢才翼之。天命開之。故大競於海內。而有三代王者之風。羣雄皆不足以當矣。士誠恃富。財力之雄也。然士誠汰而苛。器小無遠圖。友諒恃彊。兵力之雄也。然友諒志驕。惟阻兵而自逞。皆非德也。雖欲後亡。安可得哉。今觀於明太祖之滅斯雄也。則知經術其大競焉。惜夫商君在秦時。闇此而不寤也。說舒芮反汰音泰苛音柯逞丑郢反

述曰。此史記商君列傳所引書文也。蓋稱書曰而引之。索隱以爲孔子所刪之餘。則誣也。彼何所見而謂其必所刪者邪。說文云。恃賴也。僖二十六年左傳云。恃先王之命。其例也。彝尊詳逸文夏書疏。引楚漢者見通鑑漢紀。引明事者見明史本紀徐達列傳。汰者荀子所謂奢汰也。

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去上聲

勿者戒之之辭。去邪而疑。則雖邪亦不覺矣。若唐德宗之於盧杞者是也。任賢而貳。則雖賢亦漸離矣。若唐德宗之於陸贄者是也。

述曰。此戰國策所引書文也。蓋稱書云而引之。引德宗者見通鑑唐紀。

咨爾伯。

咨嗟也。稱爾伯者。大臣不名也。此敬大臣之禮也。猶所謂咨四岳也。禮曰。國君不名卿老。以天子固不名大臣也。岳與嶽通。大傳曰。四嶽八伯。蓋嶽有其二焉。盤庚曰。邦伯。謂州伯也。皆大臣也。今書闕。則末知其爲嶽伯與。爲州伯與。

述曰。此白虎通所引尙書文也。其說云。王者臣有不名者。先王老臣。不名。尙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或曰。此白虎通所引者。今文堯典也。古文堯典曰。咨伯。無爾字。此異文也。非逸文也。或曰。此多爾字。所引稱尙書。不稱堯典也。安知其必爲堯典文乎。白虎通引尙書言考黜者。今所傳尙書豈有之乎。緜今攷之。義疑而皆有說也。故兩存焉。引禮者

曲禮文。

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槐音懷

唯與惟維皆通。松柏梓栗槐。皆木名也。祭灋曰。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此周官小宗伯所謂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者也。論語言社者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此以王都之大社言也。王都之大社。爲天下羣姓立之。大一統也。故論語以告魯哀公焉。今曰。大社唯松。蓋夏社也。祭灋曰。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周官曰。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月令曰。命民社。蓋四方皆有社也。故大社而外。則言東南西北之社焉。周官曰。大司徒設其

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名其社與其野。蓋社樹以主名而各異也。樹以表社。古之遺也。而柏梓栗槐。於是乎異矣。爲去聲長丁丈反屬音燭單音丹壝維癸反

述曰。此白虎通所引尚書文也。蓋其社稷篇稱尚書逸篇而引之。詩天保云。如松柏之茂。蓋松者百木之長也。於文從公。柏貞性嚮西。於文從白。白西方正色也。釋木云。椅梓。說文云。梓楸也。夏小正云。八月。栗零。㮚古栗字。說文云。㮚其實下垂。蓋象形也。釋木云。櫰槐。大葉而黑。守宮槐。葉晝聶宵炕。周官朝士注云。槐之言懷也。此五者皆木之美者也。禮郊特牲疏云。畢盡也。周官大司徒注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壝壇與埒也。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

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此鄭釋也。繇今攷之。壝者遺土也。猶委土也。蓋遺土築之。內壇而外埒焉。說文云。埒庳垣也。庳讀脾上聲。猶卑也。卑垣若目上之眉然。故曰埒賈疏以壝專言外。則失鄭義矣。鄭言田主者。非也。周官籥章云。凡國祈年于田祖。鄭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詩甫田云。以御田祖。其稱與籥章同。然則豈稱田主乎。今謂樹木以依田祖之神。而社稷之神遂依之。然則田祖社稷同樹乎。是等於戰國策所謂神叢也。非所以尊國之社稷也。夫社稷之壝。則以遺土依其神矣。后土曰社。稷生於土。神所依也。樹以表社。非以依神也。言社樹者。以社統稷焉。

稷生於土也。周官云。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蓋不言稷也。統之也。樹之者封人。則以封表。故也。大司徒之文。其上言社稷之壝矣。其下言樹木以名其社。蓋不言稷也。統之也。若夫后土之社。非上帝之郊。不統焉。堯典云。肆類于上帝。不言后土。統之也。今乃以田祖統社稷而爲依乎。祭灋云。王自爲立社。曰王社。禮疏云。大社。在庫門之內。右也。王社所在。或云。與大社同。在大社之西。崔氏云。王社在籍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也。而疏從崔氏焉。詩載芟序云。春籍田以祈社稷也。此疏之所据也。亦言依田祖者之所据也。然以籍田故而祈社稷。安見社稷必在籍田邪。且社稷之壝。大社其先也。庫門之內。則無田矣。豈亦依田

祖乎。蓋失之矣。夫所謂田主者。謂主名也。呂刑云。主名山
川。其例也。社之功主乎田。功野之制主乎田制。今四方樹
之者。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也。則其木
爲田主名矣。故曰樹之田主。其爲文上下互相明也。詩定
之方中云。樹之榛栗。其句例也。或曰。今据論語而言社矣。
論語云。哀公問社於宰我。釋文云。社。如字。鄭本作主。鄭云
主田主。謂社也。文二年左傳孔疏云。古論語及孔鄭皆以
爲社主。張包周等皆以爲廟主。然則問主者何也。今攷齊
魯論語作問主焉。張禹包咸周氏。廟主之說是祖也。非社
也。何休公羊傳注同。甘誓云。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雖兵事也。而常事亦可推矣。宰我所謂使民戰栗者。於社

則爲懼。於祖則爲敬。猶莊二十四年左傳言婦贄之栗以告虔也。孔子何爲而責之乎。論語集解錄孔說者。則言社也。無言主也。豈其刪之歟。鄭說以主爲田主者。是田祖之樹也。謂社樹也。非謂與廟主竝稱之社主也。周官小宗伯注云。社主蓋用石爲之。此鄭釋也豈謂木主乎。且郊社大禮也。依其神者皆以壇也。禮無言郊之作主也。禮亦無言社之作主也。言社之作主者。說禮家之言云爾。申鄭者曰。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社主以木爲之。其能久乎。說文云。宔宗廟宔祏也。如社而宔之。不類喪國之社屋之乎。淮南子云。殷人社用石。此宋史志所以言石主也。難鄭者曰。周官肆師云。凡師不功。則助

牽主車。賈疏云。主有二。謂社石主遷廟木主也。然石主牽之。不亦難乎。以木爲之。可也。淮南子與論語言以柏者違矣。襄二十五年左傳言鄭入陳者。則云。陳侯擁社。杜注云。抱社主示服也。惟木主而可擁焉爾。此其說皆非也。古者師行。以遷廟之主行。何也。爲乎七廟五廟無虛主也。曾子問可攷也。然則社如有主。必不可以虛主也。而社之遷主。則喪國之社也。安可行乎。周官小宗伯云。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蓋主者廟主也。經於社不言主也。鄭注云。社主曰軍社。非經之本文也。周官大祝云。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鄭注言設軍社者云。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所謂君以師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者也。蓋後鄭引

先鄭之說焉。師行。今左傳作軍行。此鄭衆据定四年左傳言之也。其善於經矣。夫所謂軍社者。師行則特設而立之也。明乎社之無作主也。故祝奉祓社之釁鼓以從焉。所謂軍社也。杜注云。奉社主也。非左傳之本文也。禮記云。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蓋貴命也。今奉釁鼓者。非貴命乎。社而行戮。鼓。所以聲其罪也。然則古論語作問社者。其本文乎。御覽引五經異義云。夏后氏都河東。宜松也。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都灃鎬。宜栗也。周官賈疏謂夏居平陽。蓋以禹始因乎舜都也。論語言以松者。蓋稱夏后氏焉。明乎天子

以之也。自王都言也。則殷人。周人。皆言天子可知也。春秋。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亳社者。殷亡國之社也。天子班於天下諸侯以示戒者也。今將緜是而言王都之社歟。韓非子稱管仲告桓公云。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明有樹也。塗之者封土而塗之也。社壇也。莊子云。匠石見櫟社樹。其大蔽牛。雖寓言爾。亦明有樹也。白虎通云。社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望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徒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宜。此班氏檃栝周官而言。固無田祖之說也。其下遂徵於書而引此焉。朱氏申云。樹者立木以爲表也。猶班義也。

三年一考。少黜以地。少上聲

三年一考者。三考之始也。大傳所謂小考也。少黜以地者。示小懲也。堯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蓋舜繼堯而治之要也。所謂允執厥中者。即於始一考焉而見之矣。今不知此何代之書也。雖唐虞之際。亦不能無可黜之人。况三代乎。是在黜之者有執中之權爾。論語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黜之者錯之也。錯不遠錯。使之戒以懲往。使之悔以瞻來。今而三年始一考也。則有少黜之者矣。於士大夫之易與者。而少黜之。雖黜千百人也。奚裨哉。內而公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不戒如故也。外而公侯伯子男之有封地者。不戒如故也。羣吏有司。仰食其地者。安可戒邪。今而三年始一考也。則有少黜以地者矣。故白虎通言考黜

者曰。何以知始考輒黜之也。則申其義而引此焉。此豈闇弱而不知所黜乎。豈姑息而不忍所黜乎。豈苛察而不惜所黜乎。豈憤激而不減所黜乎。豈外彊中餒欲爲威厲而姑有所黜乎。此其以大道爲觀省乎。知人之明也。愛人之術也。執中之權也。雖始一考焉。其濟當若此也。錯音措易以智反禆音皮輒陟葉反餒奴罪反省悉井反

述曰。此白虎通所引尙書文也蓋其考黜篇稱尙書曰而引之。易繫辭傳云。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若君子之過。不亦懲之乎。古人言不難取者。則云。此易與耳。漢書時有是言也。禮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蓋采地有然也。公卿則大夫之尊者。若周召爲二公之食采也。孟子云。公

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蓋封地有然也。周官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蓋自公而下。侯伯子男。遞減百焉。至於諸男。猶方百里也。以開方之數求之。中邦之地。諸侯之衆。能足封乎。夫周公封魯。儉於百里。孟子言之矣。以此見周官果非周公作也。互詳費誓疏。輒猶即也。史傳習用焉。若輒復輒敢之類也。

居安思危。

左傳稱魏絳以晉侯賜樂樂和戎而引此焉。易傳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此孔子之傳。其言易

而有思之不忘者與。夫易言亡也。而傳必言亂言危。何也。蓋危者非亡則亂。而亡者必亂於其先。其勢之相因故也。然則惟亂惟亡。則身危矣。惟治惟存。則身安矣。有國家者何所思而能身安也哉。則亦思乎其身之所居而已矣。此書所以言居安思危也。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蓋康者安也。思之者敢大安乎。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蓋處者居也。靖共者有不思其居乎。正直者其思可通神。所以雖危不危之道也。是皆於此通焉。故魏絳告晉侯者。引此而說之曰。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蓋以規晉侯安於和戎之安也。嗚呼。是不當爲萬世規乎。上樂音岳下樂音落苞音包己音以大音太處上聲共音恭女音汝

述曰。此襄十一年左傳所引書文也。蓋魏絳稱書曰而引之。杜注云。逸書。是也。引易者繫辭傳文。苞桑。詳君奭大否疏。引詩者蟋蟀及小明文。靖共。詳逸文說命疏。釋言云。式用也。朱子云。穀祿也。以猶與也。蓋言用祿與女也。詩天保云。俾爾戩穀。毛傳云。戩福。穀祿也。今朱子釋祿。亦天保傳義也。詩江有汜云。不我以。鄭箋云。以猶與也。今朱子釋與。亦江有汜箋義也。

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易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蓋愼而敬者懼之所繇也。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蓋愼而敬者誠之所存也。故以是不困而有終焉。

述曰。此襄二十五年左傳所引書文也。蓋稱書曰而引之。杜注云。逸書。是也。周書常訓篇。蓋世所稱逸周書之篇矣。常訓云。愼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蓋義同而文不同。終字不重。其重者。非古本逸周書也。引易者。繫辭傳文。晉語云。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韋注云。西方謂周也。今攷西方之書。與國語他引書者不同。猶左傳稱周志者。非周之尙書也。白虎通云。尙書曰。裕汝衆。蓋盤庚格汝衆之異文爾。漢書武五子傳引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此其櫽栝鴻範之文歟。抑其異文歟。賈誼新書云。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此言道不遠人也。有讀若以。蓋古音爲韻焉。漢書稱賈誼上疏云。非

亶倒縣而已。亶古通但。縣是推之。大道亶亶。猶易言履道坦坦也。然今之新書。非誼之原本矣。且古志亦稱書。非必尙書也。縣與懸通。韓非子云。書曰。旣彫旣琢。還歸其樸。此其尙書歟。抑其古志歟。若夫史記蔡澤傳云。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此豈異老子所謂成功而不居者乎。漢張良以之免禍矣。然克商成功。周公與召公。皆在朝也。逮乎成王。召公退老。周公留之。今君奭篇可攷也。久而至於顧命。先召公焉。蓋成功之下。其進乎。其退乎。於義決之可也。如其義乎。若召公者。雖久處也。奚不可哉。越絕書云。益死之後。啓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獻犧于益。此之謂也。今攷史記夏本紀云。帝禹舉益。任之政七年。帝禹東巡狩。至

于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禹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啟遂即天子之位。此史遷符於孟子者也。楚辭云。啟代益作后。非謂此邪。夫益之讓。辟啟也。誠也。讓而遂所讓。其心安焉。晉書束晳傳稱竹書紀年者。言益干啟位。啟殺之。何其誣也。今如越絕書所引經。豈無徵乎。然稱經不稱書。無以見其必為尚書也。辟與避通。箕山之陽。孟子。陽作陰。越絕書者。漢袁康所著也。

尚書集注述疏卷三十二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